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譙

觚

顧炎武
撰

中
華
書
局

誦觚序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璞。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志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諒之。

謫觚

崑山 顧炎武 寧人

來札據李君誦僕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滕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卽今壽光今淄川卽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慕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爲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爲琅邪樂安之博昌爲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頗遠當何說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菑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家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家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家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

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旣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爲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日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潛王卽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日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菑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日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旣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并史記、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邱在臨淄。今營邱、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太公初封齊營邱，卽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邱。後改臨淄而營邱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太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公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邱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邱二郡並云師尚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邱城。按史記云：

營邱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卽太公之營邱。則括地志謂營邱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澼水。今呼淮水。古雒字。侶淮。當是點畫差譌。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澼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澼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鑿曰。錢塘。姚水。因曹娥曰。曹江。澼水。因顏文姜曰。考婦河也。如以雒侶淮。則澼水。在今澼邑。不聞古作雒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澼水。土人名爲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澼。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棧南棧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楸。棧。梓。竹。漆。水從棧根出。故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竝誤。愚按。古人省文。澼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从水。从鳥。作之。篆作𩇛。卽澼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𩇛。於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爲濛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侶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休出涂中。竝是濛字。古濛省作涂。與澼作淮正同。韻書竝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爲之說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爲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如吳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竝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閭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時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

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襲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名驥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勦爲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入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入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塗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邱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于鱗所謂龍圖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

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爲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郕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爲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書道書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王侯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爲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

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李君侶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侶以上山之日。卽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爲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爲前人所笑乎。來札俗以丈人爲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增韋晤扈駕。以說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羣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爲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丈人。榮啓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閭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太公封營邱，地澤史作鴻鹵，人民寡，因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爲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爲王畿，渭水東，灋水西，皆諸侯，營雒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爲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邱，營邱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渴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莢夷偏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爲尙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

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而史記以太公爲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太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爲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竝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太公受封。畱爲太師。死葬于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太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